H. H. MU CHINESE LIBRARY

第二十卷

三十九回

磔陳鵬厦门無恙　　密献策臺湾可圖

四月成功改威建右提督馬信為提督驍騎親軍同忠定伯林習山守刓嶼以輔明侯林察為水師總督〻中衝鎮蕭拱宸等往崇武禦泉港水師船二百餘號出到祥芝澚陸兵登岸其船傍山邉而行來泊圍頭兵仍劄營功随差快哨馳令與林察將廳帶戦船回泊劉五店禦止圍頭水師勿使入同安港戎政王秀奇楊朝棟總督高崎等処宣毅左鎮黄安協同兄泰守金门城仔角右虎衛

陳鵬遊兵鎮陳瑋守五通高崎陸路援剿後鎮張志為水師應援
宣毅前鎮陳澤宣毅後鎮吳豪守倒流寨中衝鎮刘俊守蠏子寨
智武鎮顏望中守赤山坪右衝鎮蔡祿守東渡寨仁武鎮康邦彥
安神前後衝鎮黃昭右衝鎮郭義前衝鎮劉巧援剿前鎮林明往
同安港遊颺邀敵闽安侯林瑞忠靖伯陳輝援剿右協楊元援剿
右鎮林順正兵鎮楊富護衛鎮鄭仁泊南山邊以防海澄出來之
師前提督黃廷右武衛周全斌援剿左鎮黃昌率趕繒船十隻內
装硫磺棕蔴火器之類寄泊狗子嶼劍石以備燒船着兵英兵鎮
陳瑞保護家眷暨諸提鎮文武有[眷口]又曉諭廈门兵民婦女撥水師

洪善等船盡載過裂嶼金门西空廈島功率陳堯策洪天祐戴捷
薛進思等在鼓浪嶼觀敵發令洪旭在鎮海旂尾接應時總督李
率泰王知會將軍達素提督馬得功海澄公黃梧同安總兵施琅
各港齊出師合攻兩島忽有偽鎮右虎衛陳鵬差人齎欵奉令守
高崎地方欲放空砲接五通師渡廈门廈门得則成功遊魂易撲
滅率泰納降即飛催粵師合擊五月初八日滿漢官兵悉配在船
俱約初十日齊出是日黃梧督諸船乘潮落出廈门功方遣陳堯
策持令箭坐快哨遍傳各提鎮諸船不許擅自起椗當看藩主帥船
号炮連發方許起椗迎敵如違者斬正傳到周瑞熕船而海门師

大至尭策不及馳去與瑞督衆戰〻逾時被火藥所焚全船覆沒繼至陳輝〻揮衆死併損傷過半輝見勢危情急下艙發火跳過船者適逢船中火起燒死甚衆餘卒疑為計亦咸不敢過輝乘遲疑砍斷椗索逸出成功見周瑞船已焚沉陳輝損傷棄椗而黃梧率船師雲至手執旂劍領向左右流平否左右應曰流已平矣成功曰流平則潮轉潮轉則風隨之速發火砲俾諸船起椗迎敵遂連發三炮諸船得令盡起各發斗頭熕功囑何義守坐駕自下八槳快哨來往催戰時近午潮湧風發四起可進而鄭泰又令水師鎮林順周全斌等諸大船於鼓浪嶼沒象鼻前橫攻焚殺梧船風

不利潮又逆互相觸壞眩吐昏迷強立不定遂潰僵屍滿海有船
三隻見鷄嶼欲籠屿船舵不允衆疑其有異心殺之登屿遥望乃
海中孤嶼是絶地也欲再下船成功舟已蟻至無奈抽矢出力據
屿拒之功見有四百餘衆遣馬信折箭為誓招之諸人計窮乃投
刀始降後亦被成功溺於海其出同安港將軍達素總兵施琅駕
船趨高崎以應陳鵬約但鵬謀投誠全鎮部將咸僉名號獨不通
知其右營陳蟒以蟒朴寔故也我師恃有約船未到屿各爭先下
值蟒一隊站近水見滿漢兵皆已棄船登屿勢急不俟号令即率
其所部向前我師意其來迎不防蟒發炮死者過半殿兵鎮陳璋

聞砲發以為陳鵬發令亦喊声合擊水師吳豪率船抄其後圍攻所有先鋒船隻悉沉水陷于淖十僅一二歸而已鵬愕計左亦揮領兵林雄領旂協刘雄前衝營刘俊亦從東擊下遂大勝報捷成功知陳鵬有謀未敢声破恐其急變乃密遣洪旭前去称賀以安彼心旭得令挑選健將二十猛坐小快哨一隻由竹坑抵高崎離有里許工峤鵬左右報旭至出接見旭從者二人旭又深揖恭賀以得非常大功讚其用賺兵半渡而擊之計雖古名將不過如是称羨不絕鵬以為机関未洩談笑自若設筵款待酒畢旭告辞出而不即行停步營前指其所擊之処搖頭咋舌称其功真大焉又

說藩主令暨不許起旋致閩安侯五軍之死行三五步止又讚藩
主料風起必從潮生向潮平奔砲一戰遂勝真神算也又行三五
步停止回顧鵬左右數十好漢佩大刀隨之旭冷笑曰吾與尔鎮
主交最厚今日到營拜賀大功不過尔鎮主見我遠來步送江邊未
盡之談再為繾綣何用佩刀跟隨鵬聞說亦笑退其左右只存當
家一人而已旭又行又停步又高談如卸瓶中之水洎（泊）之不竭直
賺至江邊作揖相辞而舟中二十猛士飛奔拴鵬下船駕駛而去
追營中望見欲赶来救業到半江軍士影沸殿兵鎮陳璋令刑官
程應璠至營出成功諭僅数鵬通謀伏罪與衆無干軍乃定旭解

鵬至成功問以縱敵渡江若非蟒與瑋則今日此地已屬他人矣

鵬啞口成功遂出鵬于教場令寸磔以示衆擢陳蟒為右虎衛統

其軍何義為左虎衛陳瑋為宣毅左鎮六月撥諸鎮眷口并百姓

婦女回廈門偵報粵師吳六奇遣其左營馬嵩帶兵至潮州劉于

韓祠之左為刺客所殺藍利許龍船雖出港見南澳有備未敢進

前惟遊颺覘望追報閩師失利亦各歛軍返成功雖喜大勝終若

彈丸兩島難以抗天下兵集洪旭馬信黃廷王秀奇陳輝楊朝棟

林習山吳豪馮澄世蔡鳴雷薛聯桂陳永華等商議若得有一處

方可以進戰退守諸人無以應但持南北固守為詞功曰吾聞臺

湾离此不遠意欲整師奪踞何如吴豪曰臺湾前乃曠野故太師
曾寄跡其间今為红毛所踞現築城二座一在赤嵌一在鯤身臨
水設砲臺又打沉夹板數隻紆迴曲折桔内港凡船欲入者必由
砲臺前經過若越此則船必触犯沉夹板而破堅固週密将二十
餘載取之徒費其力成功聞言亦中止七月成功遣兵官張光啟
往日本借兵十月将軍達素回京成功欲師下粤報原浙江監国
魯王殂于金门同兵部侍郎王忠孝礼塟于後埔十一月出使日本
張光啟回将上将軍以其前出兵損失堅意不允僅助銅熕鹿銃
倭刀而已

順治十八年辛丑永歷十五年正月徐孚遠從滇歸而粵東路阻趋龍门之安南安南国王欲孚遠以臣礼見孚遠説係天朝使者守節不屈王亦懷成功威不敢加害礼重之遣船送孚遠回見成功陳説二刘中途遁亡（二刘指九皋之清也）惟周金湯與孚遠至永安見帝帝命李定国出師戰敗孫可望投誠帝被吳三桂所廹議欲走緬甸成功聞之欷歔太息而心愈悁適臺灣通事何斌侵撈一王庫銀至數十萬懼王清算業令人將潛路密探於元夕大張花灯烟火花馬戲彩歌妓窮其巧請王與諸酋長是夜歡飲斌密安双航艍船一隻泊於附近俟夜半潮將落斌假不勝酒又作

腹絞狀出如廁由後门下船飛到廈门叩見成功〻问其來意斌曰
台湾沃野千里寔霸王之區若得此地可以雄其國使人耕種可
以足其食上至鷄籠淡水硝磺有焉且横絶大海四通外国置船
興販桅舵銅鉄不憂乏用移諸鎮兵士眷口其间十年生聚十年
教養而国可富兵可强進取退守真足与中国抗衡也遂出袖中
地圖以献歷〻如指諸掌并陳土番受紅毛之苦水路險易情
形若天威一指垂手可得成功聞其言观其圖却如六月中暑得
服凉劑沁入心脾满心豁然起撫何斌背曰此天之使公授余也
自当报汝勿揚声吾自有成算莫留斌於内人莫知焉

評曰誰料位將盡　翻身一着奇　深藏出意外
晝夜使人疑

第四十回

借水服衆開疆土　以火焚身完臣節

却説成功既納何斌之言又詳其西面知水路不從砲台前經過業有成算在胸中次日大会諸伯提鎮叅軍等文武議事功曰自江南一敗

清朝欺我軍勢寵遂会南北舟師合攻幸賴諸君之力雖然已敗但恐
終不相忘故每夜徘徊籌畫知附近無可措足惟台湾一地離此
不遠暫取之并可以連金廈而撫諸島然後廣通外国訓練士卒
進則可戰而復中興退則可守而無内顧之憂諸君以為何如吳
豪起身対曰前者藩主曽以台湾下问豪已经细禀非豪之不用
命曽奈砲台利害水路險急縱有奇謀而無所用縱欲奮勇而不
能施是徒費其力也功曰此常俗之見不足用于今日而佐吾之
一臂也黄廷曰台湾地方闻甚廣闊寔未曽到不知情形如吳豪
所陳紅毛砲火果有其名况船隻又無别路可通若必由砲台前

而進此寔难與敵耳功曰此亦常見耳馬信曰藩主所献者諸島
难以久拒
清朝欲先固其根本然後壮其枝葉此乃終始萬全至計信兆人也距
南方遥遠委寔不知但以人事而論蜀有高山峻嶺尚可扳籐而
工捲氊而下吳有鉄纜横江尚可用火燒断紅毛雖桀黠布置週
密豈無别計可破今衆將士閑暇不如統一旅前往探望倘可進
取則併力而攻如果利害再作商量亦未為晚也此信之管見也
功曰此乃因時制宜見机而動之論豪復执曰台灣寔亦豪屢経之
地豈不知其詳既知其詳而不阻諫徒附会其說以悞藩主大事

豪負罪多矣諸將議論不一陳永華曰凡事必先盡之人而後聽之天宣毅後所〔鎮〕言是身經其地豪為宣毅後鎮細陳利害乃守任之見亦愛主也未可為不是如建威伯之論信封建威伯大兵舟師前去審勢度時乘虛覷便此乃行變將略也試行之以盡人力任在藩主主裁楊朝棟亦猖〔倡〕言可行功大喜曰伏甫朝棟所言大可破千古疑惑以鎮人心着礼官擇日令世子監守各島台湾非吾親往不可議遂定是夜二更成功禱天儆俗出所背後語以決往台吉凶忽聞一婦人唧噥曰国姓好死不死留此一箇長尾星在此害人長尾星是吉兆就于门工留號記次日差護衛到号記

處帶其婦人来見驚怖戰慄功詢之方知出征兵眷慰曰莫怨藩
主此乃天也賞銀四兩白麻五觔令之去即行檄南澳陳霸防偹
蘊許二妃又撥郭義蔡祿二鎮帶本部兵士前往銅山與張進協
守策應南來不虞以叅軍蔡協吉佐兄泰守金門命天祐楊富楊
来嘉何義陳輝督船守南日圍頭湄州一帶接連金门以防北來
之師洪旭黄廷王秀奇林習山杜輝林順蕭泗擎柱鄧會薛聯桂
陳永華々享柯平等又擢洪旭之子磊馮澄世之子錫范陳永華
之侄繩武三人共輔世子經守廈门調度各島時经年二十一自
領馬信周全斌蕭拱宸陳蟒黄昭林明張志宗堯羅蘊章陳澤楊

祥薛進忠陳瑞戴捷黄昌刘国軒洪暄陳廣林福張在何祐祐渾号鑽

俱平和人投誠鳥咧刀官襄陽梧州二処副總兵官

吳豪蔡鳴雷楊英謝賢李亂並其四弟襲於二月初一日祭江兵師

經令兵部尚書唐顯悅兵部侍郎王忠孝浙江軍门盧若騰吏科

給事中辜朝薦右副御史沈佺期御史徐孚遠光祿寺卿諸葛倬

監紀許国荸并寧靖王魯王四子盧溪王巴東王暨留守各提鎮

參軍文武郊餞東征初三日午刻成功舟師齊出遼羅是夜放洋

初四早令人上桅看山根曰澎湖山望見至未刻抵澎湖即泒入

娘媽宫諸船皆到無一失者初六功祭祷海岳并巡視附近諸嶼

與衆曰台湾若得則此為门户保障隨撥陳廣楊祖林福張在苐
守澎湖初七日功下令曰本藩矢志恢復切念中興前日出師北
工恨尺土之未得既而舳艫南返恐孤島之难居故冒波涛欲闢
不服之區暫寄軍旅養晦待時非為貪恋海外苟延安樂自当竭
誠祷告皇天并達列祖假我潮水行我舟師尔從征諸鎮营将勿
以红毛火砲為疑畏当遥观本藩鷁首所向啣尾而進初八日早
成功坐駕監起師旂旁列五方中懸龍纛發炮三聲金鼓震天令
洪暄引港船先向東而去諸提鎮照序魚貫至未刻遥見鹿耳门
成功命設香案冠帶叩祷曰成功受先帝眷顧重恩委以征伐奈

寸土未得孤島危居今而移師東征假此塊地暫借安身俾得重
整甲兵恢復中興若果天命有在而成功該亡那時忽起狂風怒
涛全軍覆沒苟將來尚有一线之脉望皇天垂憐列祖默祐助我
潮水俾鷁首所向可直入無碍處三軍潜容登岸祝畢令人於斗
頭將竹篙探水淺深徐回報曰是藩主洪福水比往日加漲成功
復問曰加漲有多少曰漲有丈餘成功大喜命放砲擂打金鼓招
旗與後面船隻好着踪跟又密令何斌坐斗頭按畚紆廻教探水
者點篙徐徐照應轉舵吶喊從赤嵌城而進成功即整隊登岸斌
請曰急圖奪倉廒然後列陣進兵恐其焚掠其守赤嵌城酋長猫

难寔叮見成功大隊登岓軍威赫耀遣郎何机從鯤身請援一面
發砲初十日成功令兵士每名草一束圍屯赤嵌城遣通事吳萬
李仲說寔叮加不降週圍攻火焚之寔叮惧出降功厚待之令過
安平說揆一王成功克赤嵌功加額曰此天之哀吾特錫此土以
為安命各鎮羅列安營

評曰方徐假面傩仍劇復來残棋局又新

揆一王當于元夕赴何斌之請燈酒笙歌酬樂達旦斌雖乘月逸出
王以斌為困酒追次早覓斌無踪方知其遁亦不過疑其侵用岂
料引師奪国十八日申刻忽風雨驟至潮水冲岓殼振雲霄闻者

戰慄真交子時方息天明王率諸酋長登城望海影見一人樸頭
頭紅衣騎長鯨從鹿耳门游漾紆廻繞過赤嵌城而沒王與酋長
向々相覷稱異豈夢即追至聞鹿耳门外砲聲轟天急集諸酋登
台持千里鏡照見船隻許多旌旂輝耀王笑曰唐人不知死活敢
犯吾境着砲臺上火砲齊備俟船到時接連而發則無遺類矣談
笑自若少頃見首船轉頭向北而上忽而回東忽而轉北從者悉
依首船行盡不從砲臺邊過王顧左右荷蘭曰此港路從來泥沙
浅水今日唐船何得無礙豈不異哉一面令主砲者發砲々遠弗
能及一面令酋長英黎三帶兵落夾板出去截殺追至人齊正值

潮起風發台地每于申酉時風甚大今亦然
俄而見大隊舟師已達赤嵌兵士登岸列陣軍威甚壯王慮其逼
城將發落夾板者吊起即令英黎三從鯤身過援赤嵌甫到三鯤
過即何机曰兵少难援且回見王此兵寔天降非傾国往救安能
禦敵王曰此從何来遂挑選牌鎗手来日過赤嵌城决戰成功早
起聞安平荷蘭擊鼓吹笛吹笛即官号也知欲出兵傳諸將諭曰荷
蘭無別伎惟特火砲而已黃昭尔可帶銃手五百名連環熕二百
门分作三隊前往鯤身尾列陣以待俟他对攻楊祥尔可帶籐牌
手五百名從鬼仔埔後繞過鯤身之左橫冲截殺蕭拱宸尔可整

艍仔船二十隻看彼隊伍將過七鯤身欲共我交鋒隨即摇旗吶喊駕駛作欲過去攻城狀彼兵見之自然慌乱不敢戀戰破之必矣調撥已定又令諸鎮対陣靜伏守候荷蘭果行至七鯤身尾方欲対壘忽見赤嵌城哨摇動欲過安平攻城心甚虛而楊祥領牌手跳舞橫冲又到荷蘭愈慌立陣不住敗下死者過半退守其城成功揮軍進圍王死柜之大砲打攻亦不敢逼雖督軍圍困只鯤身硬路其餘悉環水而荷蘭又不時將百餘猛哭出打銃諸軍多被損傷功令兵士斬竹作籧堆土環柵七鯤身設立门戶置砲台以防之於是軍稍安五月黄安刘俊陳瑞胡靖顏望中陳璋蕭六鎮

統船二十隻到台功擢黃安為右虎衛改赤嵌為承天府楊朝棟為府尹又設二縣隸之一天興縣以祝敬任之一萬年縣以莊之任之適世子經差兵都事楊崇押送粮餉軍器暨諸食物到台成功聞金廈各島咸寧惟有諜傳銅山蔡祿郭義將通黃梧欲投誠功隨發密諭交楊崇回廈门與洪旭令行單二鎮帶全師過台右遵令則無他意如遲疑觀望急除之旭接諭差人往銅山傳藩主令着二鎮帶本部兵配所坐船隻即往台灣郭義隨整船欲東蔡祿與其將陳華（漳之漳浦人投誠官授京總兵）羅棟（平和人投誠官重慶）謀曰不意藩主令來如此之急華曰事已八九豈可半途而廢棟曰恐二爷

不允萬人一心以萬為姓排行二号萬二　祿曰二爺是吾事衆可差人往海澄公處為妥華曰今夜即去祿曰藏羅陳二將於內差人請義議義到祿曰同姓信讒以大兄之故大兄指萬礼萬人合心以萬為姓礼即張礼死南京同姓回廈建忠臣廟享諸死者以甘輝為首次萬礼有惡礼者言礼非戰死是避水不及弃甲溺死豈可與陣亡將士並成功信之撤去懷疑我兄弟二人我業已遣人投誠我去汝能保其毋恙乎不如同去如何義曰大兄雖非戰死而溺于水寔亦沒于王事非同謀叛者等與衆我何干而相疑至此一時無以答其兄萬立礼小功弟即長林寺僧道宗擊楫曰君臣不可相疑疑則離今者藩令來名是疑之暫也況台灣新闢荒涼之地去者多不服水土此決不可去若名

而不往非臣子之礼势难两立七弟所見甚高宜從義意尚躊躇
道宗復廹之曰自古英雄棄暗投明若当断不断乃婦人之仁也
義方決禄即出羅棟陳華二将道宗為盟甫揷刀立誓即将船收
回報言楨棋不堅难以衝過横洋停泊脩整燂洗義禄又将軍器
密帯入城欲謀併銅山慮忠匡伯張進重兵难于下手六月初一
清晨禄往関帝庙求籤得第十七首詩曰田園價貴可商量事到
公庭比自傷縱使机関圖得勝定為後世子孫殃即與庙祝張初
向前諭曰本鎮欲奪一寨不知此籤詩意勝負如何尔可解一解
初接籤看完覆曰依此籤意随去即得稍遲則有備無濟矣禄聞

之喜即傳陳華羅棟併鍾瑞等率衆哄說許龍兵上山義禄分扼四门却張衙時有隆武舉人林惪在銅山譏道宗有何物釋子壞長城畏死何堪見乃兄之句乃兄指萬礼也張進聞城中鬨急傳親隨欲出而门者奔报曰萬二萬七反了兵已圍城進忙懷其印從後门登山向走而北陳華尾追進回顧曰尔不念夙昔乎何相逼也華曰無他意請本爵安民進曰吾將印交汝華得印便回進欲赴城見無船停步而禄又差羅棟至進無奈何回向二鎮說之曰吾亦有心投誠矣奈無人為引今既二公舉事何不預知使吾匆忙若不棄願皆同行義禄大喜隨出牌諭安民進曰凡諸事遵讓之可稱善交禄義信以為然初四日進托

病不出祿促原察言司薛聯桂至欲殺之道宗衛救祿雖陽許而心未灰桂惧隨道宗住九仙岩朝夕不敢離後同祿義投誠授江西督粮道初六日呂簇請進曰公既與二鎮合心獻城投誠亦当整備恐旦夕兵至無及矣進泣曰進海濱一匹夫生逢乱世受先帝重恩位至伯爵繼荷藩主深信共事既復委托土地之寄今日失守罪不容誅尚有何面目與之同行再屈膝於他人簇曰公既如此即当飛通世子用計畄之進曰難矣二賊同意深久布置必週若他人謀洩為禍愈慘為丈夫羞簇曰然則坐以待斃乎進曰惟汝義挟可托吾欲密置火藥數十桶環布卧室請二賊入内議

事擲火共之偕亡他兵無主必乱汝然後按兵請救簇跪泣授計
初七日簇趋謂禄義曰本爵恐廈门南灣闻知合兵前来則甚費
手何公夸接應至今未到心甚憂焉奈本爵忽染病畏風尚有机
密事不便傳述者煩二位將軍入内計議禄義闻請即至將至小
门小鹿忽跳遂躊躇未前而請者復至謂之禄義愈疑随跪答曰
衆代吾轉復本爵原欲入内共商適有緊急軍情难緩俟明日來
會未遲即反步回報簇急將語復進之曰計不成矣天也吾盡吾
心而已遂冠帶揮吕簇苛左右出自投火於火藥之發霹靂如雷
黑烟满天而衙焚俄進屍自半天下於街满

評曰閑门惧弭盗共事变為仇無計堪锄却從容頗與休

第二十卷

第四十一回

寄陳五省盡迁移　分遣諸將咸開墾

初三日鄭經接祿義叛銅山報即戒嚴整船初九日又接張進賺義計不成自焚信即遣黃廷杜輝黃元翁天祐何義黃昌楊來嘉等鎮下銅山拴祿義南澳陳豹闻祿義变亦親整舟師會剿祿義知二処師動於八尺门排渡通師過銅山而海澄公黃梧仝右路総兵王進功督兵駐劄陳埭令詔安營遊擊刘進忠帶兵過江接應祿義（進忠後為潮州總兵）十九日祿義任衆掠搶空其城由八尺门

投誠黃廷合陳豹師登岸遣將分道追弗及惟謹守砲台安插餘民飛提根经之令黃廷等回廈陳豹仍歸南澳以洪天祐同黃元相继守銅山经自監守各島仁慈儉恤恭讓愛人雖好學善射但嚴毅果斷弗如厥父之風也功聘尚書唐顯悅長子之女為媳端莊静正而不相得故外多畜狡童騷婦為樂時其四弟乳毋陳氏年可二十六七間双眉如遠山接掃不施粉黛光彩過人且窈窕輕佻言語丰韻经見之魂銷天外然其母董氏家規嚴肅末由接語一日經入內候毋安適陳氏卧房過陳氏初起未粧擡朦朧眼嬌報曰孝在人子经遂停足窓外日好似睡起海棠初拭目醉餘楊

柳不勝衣陳氏嬌羞答曰未遂恩寵先流盼想惹夢魂湿淚班経
迫近門首以手招曰人衆非道語所下午偷空到書院一語何如經
請其母安廣禍之際惟相視以目傳情而已是日経心不能主好
似中酒陳氏亦沾泥柳如絮欲遂春風而狂素服淡粧下午抱弟從
中堂作匿影藏形之戲互相避避各自有心陳氏乗便脫空至経
処経屏左右候之摟陳氏於懷撫其背曰真可餐也藏於室帳共
赴高唐之夢恐人覔之後愈狎昵恍如佳耦雅瞞成功一人而已

再説海澄公黄梧上一本内客陳滅賊五策云

一金廈兩島彈丸之區得延至今日而抗王師者寔由沿海人
民走漏粮餉油鉄桅船之物靡不接濟若從淅江山東閩粤
沿海居民盡徙入內地設立邊界布置防守　二將所有沿
海船隻悉行燒毀寸板不許下水凡溪河監椿柵貨物不許
越界時刻瞭望違者死無赦如此半載海賊船隻無可修葺
自然朽爛賊衆許多粮草不継自然瓦解此乃不用戰而坐
看其死也　三其父芝龍羈縻在京成功賂商賈南北貨販
時通消息宜速究此輩嚴加懲治貨物入官則交通可絶矣
四成功墳墓現在各処叛臣賊子誅及九族况其祖手悉一豎

迁毀暴露殄滅俾其命脉断則種類不待誅而自絶矣 五
投誠官兵散往各府州縣盧糜錢糧倘有乘机作祟又貽害
地方不淺可將投誠官移往各省分墾荒地不但可散其党
以絶後患且可蓄衆而足国也

廷議遣兵部尚書蘓納海來閩勘迁湖廣道御史李之芳聞之嘆
曰自古养兵原以衛疆土未聞棄疆土以避賊因上疏言
為冒死條陳乞憐恤民瘼以固国家事山賊海賊何代無之
但當制馭有方使民獲寧宇宙未聞堂堂天朝迁民避賊者
也夫迁民事势之至不可者今竊為陛下陳之 聖朝仁

政以得民為本萬民歸心以輸納為先五省沿海一帶遭逆荼毒正供什派輸將忍後此足徵順民之大端而深可憐憫者也梁惠移粟孟子短之今詔諭欲徙五省沿海邊民以重訓後世所謂不可者一也昔日明政不脩逆闖犯闕北京淪沒我朝興仁義之師驅除逆黨救民水火是以率土歸心滿漢一家今中左彈丸之地不思征討遽遷以避其如天朝体統何所謂不可者二也鄭成功江南大敗胆破心寒今已遠遁台灣所有餘孽或撫或剿呼吸可定況沿海皆吾赤子一旦迁之鴻雁興嗟室家靡寧或從而逃去此歸彼是以民子

畝所謂不可者三也周成王亦有遷頑民於洛邑當得田園
以優養之設庠序以教育之使其民知礼義而無異心今欲
遷沿海一帶當日出示諭限數日官兵一到遂去田宅撤家
產別坟墓號泣而去是委民於溝洫也為民父母豈忍若是
所謂不可者四也江南薄土一夫受田不滿三畝一家聚食
尚捕魚買販以補不足　聖諭須下欲酌給田宅安插移民
田宅民無所措且當道者未有處置惟催赶日促使民而迸貧
者不過數日粮富者亦但數月儲逼處內地無家可依無粮
可食飢寒迫而奸邪生不為海寇即為山賊一夫持竿四方

嚮應其若之何所謂不可者五也鄭成功前年欲撫時求海濱二府駐防文武官長聽其選擇稅賦盡輸軍国之用欲納東西二洋船餉数萬特正以為不可今五省之民沿海已居其半當道者不思制梗安民瘼只欲盡以迁移能使賊自斃乎是賊未必能盡殲滅未必能盡降服而国家先棄五省之土地人民所謂不可者六也江南魚盬為富强之資沿海一帶魚盬之利何止数十萬土產之物百倍其利況乃日用之需盬更五穀之輔一日無盬物將日腐且土產年例觧京從此而止所謂不可者七也夫群縣內地亦賴邉界以捍禦故

朝廷設邊界為郡縣藩籬亦以衛民今兵不守沿海盡迁其民移居內地則賊長驅直抵城邑其誰禦之不如分守內地之兵撥一半守邊界衛所聯絡鄉民以相助戰守使賊不敢覬視邊界如是則內地免守所謂不可省八也當道者不為深謀遠慮操一朝之權棄百姓過於反賊萬一不順問誰之咎臣今忠愚冒陳天許稍有濟元元之命萬死不辭或以臣言為可採則臣死榮于生倘臣言無可用雖不死何益於国伏望頒除迁移之令下哀痛之詔使民沾恩惠国享長寧疏

上留中之着山東進士甲寅之変為浙江總督元勳札衢州寔賴其力後拜相国

七月張志黃明縱管事楊高凌剿土番大肚番阿德狗讓殺高反
成功令楊祖征之祖與讓戰中標鎗死其鋒甚熾欲出援荷蘭功
復令黃安陳瑞二鎮往征安設伏誘戰遂斬阿德狗讓撫綏餘党
班師八月揆一王盡出其衆分水攻赤嵌陸功鯤身功令黃安統
陳澤等左右戎旗配船合擊鏖戰終日黃照獲夾板一小船三荷
蘭大敗仍死守其城兵部尚書蘓納海至閩作棄海島令黃梧拿
諸大商賈毀鄭氏之坟墓惟安海五馬奔江塋者無処尋覓挖起
者將大杉木鋸開兩邊中鑿孔相連將各屍合在內用鉄箍〻工
外加封皮沿途遮解逢郡縣収獄至福州因差者肆横無状威喝

縣官縣官惡之以其未奉　旨通詳中止十月鄭芝龍家人伊大
器出首龍與子不時書命往来謀為不軌遂収龍尋而棄龍于燕
市併其子弟共十一人十一月成功令宣毅前鎮陳澤同右虎衛
左協陳冲駕小船數十隻内装硝磺引火之物乘北風燒夾板又
令黄安督衆鯤身夾攻撥一王分衆禦敵夾板被燒三隻死傷甚
多王大煩燥功見大勝時荷蘭勢窘遣通事李仲入城説撥一王
曰此地非爾所有乃前太師練兵之所今藩主前来是復其故土
此處離爾国遥遠安能久守藩主動柔遠之念不忍加害聞爾一
面凡倉庫不許擅用其餘爾等珍宝珠銀私積悉聽載帰若執迷

不悟明日環山海悉用油薪磺柴堆積齊攻悔之莫及王與諸酋長聞之慄然願罷兵納降請乞歸国仲出復成功々允其降許放歸国随將王庫銀兩火藥火砲照船繳納其餘諸物悉听其撤下夾板十二月初三日成功縱揆一王回国（今安平鎮城樓相傳內有紅毛火藥相傳不敢開處其暗用火刀石恐一動便發也後被朱一貴打開內係銅熕藥鉛等項）功以荷蘭去台灣遂祭告山川神祇改台灣為東都附紅毛城置第宅居焉初六日諸鎮兵詣成功轅门告給發日粮扣尅用小斗質寔殺府尹楊朝棟知縣祝敬斗給陳伍等示衆以鄭省英為府尹（英莞長功子大功弟也）令黃安監守安平鎮周全斌總督承天府南北諸路自領何斌馬信楊祥等并蕭

拱宸帶銃手三百牌手三百弓箭手三百大刀手二百各備口粮
十日從新港如溜灣廵視見其土地平坦膏沃土番各社俱羅恭
迎成功賜以烟布慰以好言各跳躍歡舞覌其社里悉係斬茅編
竹架樓而居雖無土木翬固寔有疎林幽趣計口而種不貪盈餘
以布為幔不羨繁華誠三代以工人民也由蕭壠麻豆各處踏勘
而回次日大会諸提鎮叅軍議事成功曰大凡治国家以食為先
苟家無食雖親如父子夫婦亦难以和其家苟国無食雖有忠君
愛国之士亦难以治其国今上托皇天垂庇下賴諸君之力得有
此土然計食之者衆作之者寡倘餉一告匱而師不宿飽其欲共

邦固困恐亦难矣故昨日躬自踏勘揆審情形細观土地甚是膏
腴當傚寓兵於農之法庶可餉無匱之兵以飽騰然後靜覌釁隙
而進取黄安曰開疆闢土垂業萬世諸將自當唯唯但欲寓兵於
農其法何如顏請指示功曰古者量人受田量地取賦至周雖变
為井田亦是九一之法兵民無分迨至秦廢井田兵民始分民任
轉輸兵任轉戰後唐漢宋元屢年爭戰兵甲蓄衆籌餉者徒為仰
屋故善為戰者不得不興屯以養兵如諸葛屯斜谷司馬屯淮南
姜維屯漢中杜預屯襄陽悉是两敵相对恐轉運維艱士有飢色
故寓兵于農以備敵若夫元之分地立法太祖設衛安軍乃天下

已半恐虛糜空乏之故以農者七為兵者三寓農以散兵非無故也
今台灣乃開創之地雖僻處海濱安敢忘戰暫爾散兵留養侍衛
二旅以守安平鎮承天府二處其餘諸鎮按鎮分地按地開荒以
以什一者瞭望相連接應輪流更是無閒兵亦無逸民插竹為
社斬茅為屋圍生牛教之以犁使野無曠土而軍有餘糧其火兵
則無貼田如正兵出伍貼田補入可也其鄉仍曰社不必易其畝
亦曰甲以便耕一甲三十戈一戈二尺五寸一戈東西南北四至長
一丈二尺五寸今歸版圖亦以此為例
照三年開墾然後定其上中下以立賦稅但比三年收成者借十
分之三以供公田農隙則供訓以武事有警荷戈以戰無事則負

種以耕寓兵於農之意如此焉信諸鎮咸起謝曰藩主今日不惜辛苦跋涉與師開闢海外乾坤以遺子孫誠古来所未有也今又寓兵於農寔萬世良法自當凛遵而行即日拈分各照地方領兵前去開墾

第四十二回

說報喜覧啟觸怒　観祖訓憤懣薨身

康熙元年壬寅永曆十六年正月成功分遣諸將屯田忽報其父
芝龍凶信功頓足辟踊望北而哭曰若聽兒言何至殺身然得以苟
延今日者亦不幸之幸也令文武官員各掛孝及知毀坟向西切
齒罵曰生者有恩死者何仇敢如此結不共哉倘一日治兵而西
吾不寸磔汝屍枉作人间大丈夫每與諸將言及五省沿海人民
移徙内地嘆曰因吾欲留此數莖髮累及桑梓人民且以數千里
膏腴魚鹽之地百萬億聚成生靈一旦委而棄之將以為得計乎
徙殃民而已吾若不決志西征而苟狗諸將意株守各島豈不笑
吾英雄為之束縛今当馳令布告收沿海之殘民移我東土開闢

草萊相助耕種養精蓄銳俟有釁隙整甲而西恢復迎駕未為晚也功在臺令過於嚴犯者雖親無赦馬信諫曰立国之初宜用寬典成功曰此知其一不知其二立国之初法貴於嚴庶不至流獘俾後之守者自易治耳子產治鄭孔明治蜀其用嚴乎用寬乎信服其論二月成功檄洪旭黃廷同兄泰等陸續載諸眷口過台三月成功以洪旭開闢等十人分管社事時台地初開水土未服病者即死故致各島撤眷俱迁延不前有偽言南澳陳豹不遵令已密通平南王欲投誠功信之隨手諭與經並洪旭等令周全斌領大熕船五隻過廈门合杜輝黃昌等師師擊豹々聞之大驚集諸

将議曰此必有大奸人反间如之奈何諸將言請速遣人往辯豹曰辯不及矣諸將曰若不往辯當整船禦之豹曰禦之則情真矣兩虎相鬬必有一傷諸將曰不辯不禦坐以就栓豹曰本爵自從平公数十載（平公指芝龍）一片肝胆惟天可表今既讒而來辨之弗能及禦之非本心此乃藩主相廹自壞長城半面非本爵背恩而去尔等速収拾下船舍此一塊土入粤投誠向平南王尚可喜為之題請封豹為慕化伯（不数月而目遂瞑）全斌領舟師至宮仔前知豹已去惟空城而已急追之獲其子士鰲并家資報捷于經〻令全斌安插百姓交護衛左鎮杜輝守然後班師經因私通陳氏有娠

生男報侍妾所生并陳豹已遁南澳業已令杜輝守之啟功〻大喜頒賞台湾諸将士暨留守金廈兄泰并洪旭黄廷王秀奇芾幣帛又加給其妻董氏金六錠花紅六匹生母陳氏金二錠花紅二匹孫賞亦如之四月兵部尚司務林英削髪為僧從雲南遁至廈過台見成功〻問雲南皇上帳復如何英曰時当敗軍之後李定国請皇上入峒烏之東里黑角諸蛮什處不相轄我今臨之必無所拒安頓主于峒口勝則　詒復為我用不勝則境接交趾台暹羅諸船入海帆船來廈尋藩主合師進取沐天波堅請当入緬甸緬甸昔宣力于本朝而本朝待之甚厚素恆忠義患难相投必傾心

相待且此處荒外三桂未必相廻馬吉祥李国泰咸助天波之議
皇上意決定国泣號奏曰臣不能挽陛下之駕罪該萬死請留太
子督臣等以牽制緬甸則皇上可安寢于內工犹豫不決国拜辞
天波曰明朝存亡全擔在公〻其努力愿無生後悔而追余言也
於是皇上入緬甸馬吉祥又請旨撤去戈殳恐驚百姓天波請留
太子入茶山調度兵馬所庶皇上在緬甸外有盤羅之固內有泰山
之安帝與后商不允請英見朝政出奸輔逆戚故剃髮為僧而逃
奸輔乃馬吉祥 逆戚乃李国泰 甫至粵西聞吳三桂師攻緬甸吉祥等酬唱御营出入
無惮緬甸人見君臣無礼遂熾戦心客通三桂云已受辱成功頊

足曰皇上何如此执迷不從李定国之議馬信諫曰皇上既然受难
理應掛孝去朔號功曰不可路途遥遠英是耳闻事情涉疑今若
以訛言妄举倘後来聖駕若在則將奈何仍遵朔號使有日西向
詢其的確然後布告中外推有德者立之信英等咸曰藩主所見
甚遠忽經差賫謝啟暨諸鎮郷紳賀啟至功閱至尚書唐顯悦啟
内云有三父八母乳母亦居其一令即押而生子不闻飭責反加
賫賞此治家不能焉能治国乎功登時氣塞胸臆立差都事黄毓
持令箭并画龍桶三隊桶一過金门與兄泰公到厦门斬其妻董
氏治家不嚴之罪并經與其所生孫乳母陳氏洪旭黄廷陳輝王

秀奇芽接令駭然泰共旭亃芽相議曰主母小主其可殺乎然藩主令到不得不遵以我愚意可將陳氏并孫殺以復命主母小主我芽共出啟代為請罪不知列位以為何如旭曰此金石至論拜服拜服隨將所議啟董夫人共侄ミ共董夫人曰此可於情法兩盡遂出二人斬之將頭付黃亃過台報命功不許解所佩劍交黃亃再來金廈見侄ミ急將亃拘禁共旭芽相議報蔡鳴雷從台湾來侄傳问臺信鳴雷曰藩主勢必盡誅如有違者將及於監斬諸公且有密諭往南澚共周全斌（時雷有過失恐成功見責故佲假來廈擸着因而嚇旭芽人）旭曰世子子也不可以拒父諸將臣也不可以拒君惟泰是兄ミ可以拒弟

凡商粮餉諸物自当應付若欲加兵勢必禦之遂將此意通泰立
遣援剿右鎮林順帶領兵船出守大担適周全斌征陳豹回師黄
廷慮其有受成功密諭之變敎(教)经先下手為强以全斌不可縱经
然之全斌入見执交援剿左鎮黄昌監守功接廈门諸公啟內有
報恩有日候闕無期之句知金廈諸將拒命心大意(恚)忽(急)即差洪有
影持諭與全斌令其回師監殺有影到南澳船工銅山闻全斌業
已被执不敢前五月朔日成功偶感風寒但日强起登將台持千
里鏡望澎湖有船来否初八日又登台观望回書室冠帶請太祖
祖訓出礼畢坐胡床命左右進酒折閱三帙輒飲一杯至第三帙嘆

曰吾有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也以兩手掩其面而逝左右忙報
其弟襲暨黄安馬信入視令出紅緞蓋之然後通知各文武叅奠
舉哀

按国姓卒於康熙元年壬寅五月初八日年三十九歲記曰
成功于戊寅歲年十五補南安縣弟子員屢試極苛兩赴鄉
闈至乙酉年〻纔二十二父芝龍引見　隆武賜姓名丙戌
年二十三秋九月不肯從父投誠潛匿金廈丁亥年二十四
以隻身而奉故朔海島群雄拱手聽其約束五省移徙抑其
鋒銳且当敗後喘息又能鎮定强戰繼而開闢海外乾坤至

壬寅歲五月初八日逝年三十九屆指統衆共計一十六載
以忠義自誓嚴治軍旅推心置腹臨陣身先計策已决賞罰
無私仇親兼用噫亦可謂人傑也哉

第二十二卷

四十三回

黄昭矯遺言扶襲　继茂動懷柔撫经

襲始治喪差人往金廈報訃十三日馬信以哭泣傷懷染病死一時台中皇皇諸將舉襲護理以安衆心襲心腹蔡雲李應清曹從龍張驥四人謀曰護理不過數人日而已豈能南面自尊雲曰弟承兄業理之最正但苦無援耳驥曰欲舉此事当謀之有兵權者方可先達之主公然後俟吾往探各鎮説之龍曰此論誠当四將遂密告襲襲欣然許之驥即往黄昭安營中見安曰世子乱倫情逼於势

党從拒父今幸藩主晏駕可以無憂矣安曰年少舉動是左右無
人虎雖惡不傷其子豈可率衆相拒驤曰如公所言此乃不孝烏
可以承統安曰此何說子承父業誰敢起異心驤見安辭色嚴厲
知不可說佯曰子承父業理之正也吾所言者死恰其時可以解釋
父子之相仇耳遂辭安出往黃昭營中見昭曰護理知公勤勞令
驤致意昭曰昭有何能乃荷護理注存若是驤曰護理以台灣戰功
惟公居最恐世子不知耳昭曰世子遠陽為滑而知驤曰藩主之
死々恰合時可以免世子拒父之罪名昭曰覌其所行其不堪為
可知矣
人主驤曰金廈台灣業成水火昭曰然驤曰公握重兵扶護理于

台湾護理豈肯忘公乎昭曰護理仁慈弟也弟承兄業未為不可
我非貪涎爵禄亦擇主而事候與中衡合謀驥曰此誠妙論公当
速行吾歸以公言報護理驥遂回啟襲〻割衣襟令驥與昭連結
婚姻囑速通中衡擧事是夜黄昭到蕭拱宸營中对拱宸曰中左
子可治兵以拒父台湾独不可承兄以継統乎拱宸曰此亦公論
世子既行不正護理仁慈承継大統名正言順遂合謀次早密報
襲〻與曹從龍蔡雲李應清張驥商議龍曰可假藩主遺言數世
子罪狀命弟継統乃可以服衆襲曰此計甚妙衆可速造遺書付
昭等行事襲即假成功遺言出告四方黄昭蕭拱宸即扶襲為東

都主分兵拒禦(經)其餘諸將持兩端觀望獨黄安心忿陽為和悅密
遣人坐小哨以報經請經速治兵過台遲則安国难動也十四日
經接訃音随欲設位掛孝洪旭日国不可一日無君当先嗣位然
後發喪經從之洪旭黄廷王秀奇同諸文武修表達行在請經在
廈门嗣位称曰世藩布告各島台湾方奉哀十八日又得提督建
威伯馬信因哭泣過哀感病死(報)經愈大悲痛厚恤其家二十一日
報諸將奉其叔襲護理六月初二日接黄安密陳黄昭拱宸二賊
假先藩遺言命襲為東都主業分兵拒險啟經駭然旭日事久多
变速出周全斌勒兵過台湾正位經是之出全斌為五軍都督以

陳永華為諮參軍馮錫范為侍衛整兵欲東七月總督李率泰於
五月廿七日從福省起程六月初三日到泉授効用總兵林忠暨
沿海塘報咸稱成功在台發狂身死隨飛請靖南王耿繼茂暨安
輯投誠即中貢岱金世德等星馳抵漳共會商剿撫事宜繼茂立
差都司王惟明率泰差都司李振華同林忠前往廈門諭以
朝
廷誠信待人若釋疑遵制削髮登岸自當厚加招撫之
經因未決與伯泰洪旭黃廷陳輝王秀奇暨諸參軍会議緫欲倣
朝鮮例不削髮稱臣納貢而已復之送林忠等回漳八月繼茂率
泰復差林忠等再到廈門勸諭欲其將所陷州縣印信送返并差

員入潼酌議賫本往京請旨經復與泰廷旭等密商議曰東寧初闢未幾先主遽尔仙逝茲又遭黃蕭二賊搆釁於内藩院聞信頻遣人招撫順之有負先主逆之則指日加兵内外受困豈不危哉不如暫借招撫為由苟延歲月俟余整兵東平再作區處諸軍以為何如旭曰陽和陰遠俟靖内患再作籌畫藩主所見甚明可令楊來嘉吳蔭為使將前日所得州縣學印共一十五顆付來嘉入潼報命茂與泰厚待來嘉二人泰啟茂曰海上屢執朝鮮例遲延覲望茲因成功已死叔侄爭權勢業搖動其佐如鄭泰洪旭黃廷等可用反牒間之使自相猜疑然後剿撫兼用茂曰此誠妙論以

所有侯伯印并送回諸印將楊來嘉改作鄭泰洪旭黄廷之使容
献兩島題報倡揚以乱之繼茂背首而行九月初十日繼茂題疏
曰
為馳報海工輸誠情由仰祈　睿鑒裁奪事案照沿海鎮將
塘報稱成功在台湾發狂身死海工人心摇動芋情隨經會
督臣具疏提報一面分布间諜庶可招徠維時督臣先赴漳
州相机調度臣嗣闻確信於六月初八日帶兵自省起行冒
暑馳驅至泉州大盈暫駐喂馬隨准督臣差副將林忠赴臣
軍前云海工鄭泰芽令偽总兵盧愚差人陳賛前來照稱欲

來投誠等語併接督臣手書約臣面商臣隨于七月初三日
抵漳州初十日偽爵鄭泰洪旭黄廷差偽中軍都督楊來嘉
吳藩到漳謁見㧕其來議多有未諳臣與督臣宜切開示遣
發後復差偽遊擊姚萬前來求發得當官員到彼頒繳勅印
歸順與督臣併安輯投誠即中賁岱金世德会商仰体朝廷
德意隨差臣下都司王惟明督標都司李振華同副將林忠
前去廈门諭以我朝誠信待人務須盡釋前疑遵制削髮繳
偽印勅併造投誠各官兵船隻器械人民戶口文冊選的員
一同進京奏請定奪八月二十五日差官回漳㧕稱海上各

偽官一時尚未薙髮俟奉　旨後方行剃髮其偽印勅有現
事者未交恐交印难以約兵惟三偽侯先繳偽勅其官兵船
隻人民冊籍先開總數俟題請　命下方脩造姓名繳報又
抱偽建平侯鄭泰偽忠振侯洪旭偽永安侯黄廷投到咨呈
内稱為仰承德意傾心歸命披瀝真誠恭祈疏請事等情先
繳勅三道現任伯爵銀印一顆原封公爵銀印一顆原取州
縣銅印一十五顆仍專差掛印都督楊来嘉起　闕請命以
彰歸誠之意等情到臣因全文繁多不便脩錄該臣看得渠
逆鄭成功竊踞海島縱橫有年思以臺灣為兎窟一旦遽服

天刑宜乎人心悔過臣等宣布 皇上德意多方開導今據
偽侯鄭泰洪旭黃廷具文繳勅差官投誠此啓
皇上寶籙誕膺德威遐暨遂使四海望風群情效順也臣伏覩
家仁恩浩蕩凡屬山海餘氛果能真心向化即擁一旅尺土
來歸均荷寵頒爵賞今三偽侯以全海之兵民土地返之
皇上拠其冊開偽勲爵文武官員二千五百十六員水陸官兵四
十餘萬大小戰船五千餘号海上軍民籍及流寓人口三百
餘萬果係真寔其功甚大所有情節具悉來咨中現呈御前
必蒙 睿察悉洞鑒中以安反側之心而嚮歸依之望在廟

堂自有碩畫無俟臣愚爲之仰揣矣事関至大理合據詞奏
聞臣擬九月十二日帶兵回省謹題
而率泰之疏云
該臣看得逆渠鄭成功倚海横行作孽多年一旦天使殞亡
政四海清平之日也適當逆孽報殞之時人心摇動之際臣
苐仰体　皇上德意廣布招徠今挪偽建平侯鄭泰偽忠振
伯洪旭偽永安侯黄廷具洛投誠差偽都督楊来嘉赴闕待
命此寔　皇上天威遠振廟筭遐敷使海島渠魁咸思歸心
歸命者也臣竊見　大清開闢以来九山海梗化之徒或

率大衆輸誠或一島來歸者莫不錫之厚爵委以地方今三
偽侯統率全海之衆擬其冊開勳爵文武兵民船隻器械雖
是總約之數未知果否真寔亦可謂大夥輸誠其功甚偉矣
所有來洛併原冊進呈　御覽必蒙睿鑒今　皇上宝籙初
登率土賓服茲偽侯鄭泰等聞風效順
皇上必不勒靳高爵厚祿破格賞錫慰其來歸之心用安反側之意
庶氛孽得靖海邦可寧矣同題
送楊來嘉入京待命隨檄水師提督施琅左路水師總兵李長榮
右路水師總兵杜永和福寧總兵吳果福右路總兵王進功同安

總兵黃翠暨提督馬得功海澄公黃梧各授兵相机密布间諜以
乱賊心鄭经亦乘招撫之暇將金厦各島事交伯泰洪旭黃廷王
秀奇共轄調度另馳諭銅山黃元南澚杜輝謹防許龍蘇利并謂
旭曰先主開闢東土以為進戰退守曾奈未遂所愿而薨余今欲
整旅正位而藩院又惓惓致意故遣楊来嘉前来回日果能息兵
安民無墜先主一片孤忠苦節余無不唯唯是從旭曰歷計招撫
總差剃髮二字藩主東行克提則威声復振藩院雖智萬难搖動
若楊来嘉果有的確　旨意准照朝鮮例旭等自然一面飛報一
面料理妥当其各島防範毋煩藩主過慮

第四十四卷

奔喪蕭拱宸拒敵　　臨陣周全斌棄舟

康熙元年永曆十六年十月朔日經發江初六日經令周全斌等舟師東去初七日午刻經從澎湖汊入娘媽宮初八日祭祀山祇巡視諸島畢即欲揚帆永華曰凡事必先以礼然後加兵則師出有名當藩主新喪時国家無人諸將請襲爵護理彈壓軍民亦未為非今須先通知退避迎接看各官如何舉動方可進兵若不通知驟然進兵是舉動慌張亦非為人工所宜尔全斌曰陳參軍所言誠為至論若不通知是無故自生疑心亦非所以待親親以服衆

心况襲爵明係諸將公請護理非其自專雖擬黄安片字豈可尽
信經曰非二公指示幾乎牽止輕率貽笑四方即令礼官鄭斌賷
諭往台布告不日世藩親統六師抵台奔喪如各鎮分屯水土者
就在本処設位芓語斌到台諸將觀望無敢言独黄昭蕭拱宸二
人出争曰世子嗣繼大統理之正也誰敢背主異其言但世子奉命
守国而乱倫致先主大怒賜死者再又不能悔過自新反統兵擬
国自古以来亦未有是子使先主日夜搥胸飲恨而死既明知其
子之悪難居人上故遺言傳位其弟非諸將敢竊萌異念况襲爵
仁慈勇敢先主愛惜不離左右今受兄遺命承兄大統亦是守先

主之土地也煌〻遺言誰敢逆之即將所假成功遺言書付鄭斌
回澎湖復鄭經斌到澎出其遺言并黄昭拱宸二將拒命之言全
斌曰形已成矣師出有名即命諸鎮整旅下船出泊西嶼頭候風
經於十六日開駕東向黄昭拱宸既發鄭斌回遂會蔡雲曾從龍
張驥李應清見襲議曰如今勢不兩立鄭斌此去世子必然整師
爭位但一不做二不休今既拒絶全肩担悉在汝我二人成則功首
不成乃罪魁也襲曰軍旅之事全賴二公再無敢忘今日昭曰諸
將之心寔持兩端未可重托但世子諸將未諳地理不足為憂唯
有周全斌一人曾隨師進剿情形週知大隊雖未必從砲台前而

進然砲台寔係安平要隙不可不預防当此任者非曾從龍不可
龍聞言挺身領命曰今日二公不惜身家而扶從龍又烏敢惜此
微勞而不謹守砲台乎随帶兵往守安平砲台貽曰安平一帶可
以無慮矣特令斌必從潦港州仔尾登岸非我二人禦之不可潦
港吾帯兵往守州仔尾当伏蕭公前去拱宸毅然曰吾独当之兵
法有云半渡可擊將所有大小熕銃盡数列於州仔尾潦港岸工
莫説一個周全斌即有百十個周全斌亦不能展其技也另再將大
小熕船令左協李成全張驥督從鹿耳门乘潮漲扒入合攻他軍
若不覆沒想所存亦無幾矣貽曰此計更妙令蔡雲帯親随五百

人同李應清在赤嵌一帶監督諸鎮策應昭與拱宸隨各帶本部將士分守澹港州仔尾以待經舟師至鹿耳門问周全斌曰諸將未曾經歷此土地方情形多所未知公同先主征戰必然諳熟今欲進兵当從何條港路登岸全斌曰紅毛所恃者安平砲台今安平一路船隻切不可從此入黃昭必遣人把守仍從赤嵌那邉澹港州仔尾登岸經曰澹港州仔尾恐有偽將奈何全斌曰黃昭蕭拱宸二賊久經歷練又從先主進征台灣地方週悉必能設險固守但斌料護理懦弱諸將咸係過從所恃蕭黃二人而已二賊必不托人定然自把澹港州仔尾二処今可差快哨賫令諭之

全斌曰且慢安慰急赴大營俟斌親収蕭賊經是之全斌率大隊進圍拱宸ゝ出敵全斌高叫曰罪在蕭賊一人與汝等將士無干速解散毋得助虐宸軍聞之果各星散拱宸被拴經全斌請襲至相抱而哭曰幾為奸人離間待襲如初即収蔡雲張驥李應清曹從龍等同蕭拱宸斬首示衆其餘不問衆大悦服經既定内難遂各安插於黄昭營中搜出伯泰交通文書數封悉係囑其扶襲拒經全廈他自為之經藏而入毋知為仍以鄭省英為承天府知府十一月經同周全斌往南北路巡視撫綏十二月楊来嘉從京回廈報必欲剃髮登岸洪旭仍回鎮守崇武地方送員過台啟經拾

撫不成

第四十五回

緼鄭泰文武投誠　撫戰艦得功死忠

康熙二年癸卯永曆十七年但永曆于康熙元年在緬甸被吴三桂所获已死天下咸知而成功以路遠𠂽信未確仍存故朔經遵守之從此附永曆年紀正月經將安平鎮交統領顏望忠鎮守其承天府暨南北之路兵馬地方軍務悉任勇衛黃安提調十一日經率周全斌陳永華馮錫范等大隊舟師回廈諸將迎接暨守各島師咸賀為独泰在金门稱病不赴經遣礼官鄭斌前往金门问病斌回曰啟泰果得寒症

未痊經啓共洪旭謀曰吾伯稱疾不来必有覬覦觀望之意金廈
咫尺如之奈何旭曰風声勿露他尚狐疑容徐圖之未可造次有
報守崇武楊来嘉共泰時常餽送往来情甚適經心愈疑啓調全
斌洪旭計議曰吾伯有事在恆难以自安楊来嘉曾為北使今無
故親厚其中决有通謀將何策畜之全斌曰彼船隻借多未可輕
举俟窺其便捡之急則変矣三月海澄有啓献城者經欲往接應
遂整舟師泰覘知疑為畜己將眷口悉下船出港口灣泊有勸泰
勒兵入廈门見經陳明泰曰吾今惟自救耳若稱兵而入適吾愆
又有勸其既如此終难了局不如投誠泰曰先太師業已悞矣泰

豈再悞乎俱不聽先太師指芝龍後海澄事竟經不果行泰仍収回金门
終不自安經聞挙家在船情狀心愈惶惑全斌献計曰事久則变
不如用香餌法餌之方可經曰何謂香餌全斌曰藩主可稱台湾
新創地方無人約束恐生意外之虞欲將眷口一畫撤過安揷然
後西向而金廈各島暫交伯總制安彼之心再作計較經曰此計
甚善遂鑄金廈總制印五月率泰以前歲用反间之計無效茲乘
安揷投誠即中賁岱之報復再疏曰
題為馳報海外情形事康熙二年四月十四日安輯投誠部
臣差筆帖式同提臣差官馬天祿到省謁靖藩與臣擬筆帖

式僃云現差林懷前去招撫偽侯鄭助即鄭泰等擬云必侯
藩院字到方為真寔等語靖藩與臣密商海上諸偽革面革
心难以凭信総以遵　旨登岸剃髮為凭不妨奉揚
朝
廷浩蕩洪恩以招誠信靖藩與臣隨各修剳切一札付部臣來
差轉賫去後五月十一日擬偽建平侯鄭泰差偽総督楊來
嘉楊洪賫啟書赴靖藩與臣軍前閱其書語向化似殷但以
人衆慮登岸安插难周之意又擬楊來嘉等口稱三侯遵照
旨登岸剃髮面見藩院仍回金廈候　旨等語臣等細思三
偽侯既已登岸又欲仍回語属遊移矧今鄭泰率衆登岸舟

移泊金门歸誠之心似切其洪旭黄廷等或廈门或銅山来
必即能齊心一同登岸隨回諭楊来嘉等不必拘定取齊如
三侯一同登岸剃髮固不失前議抑或鄭侯先来洪黄二侯
陸續而至亦無不可總之鄭泰既傾心向化事〻恪遵
旨意既以(已)率衆登岸何必又回廈门若仍如此議論不敢遽以
入告必須三侯帶領官兵前来安海地方上岸或鄭泰先来
工岸剃髮其各官兵併百姓等但(俱)要遵制剃髮差(人)驗明原住
金门廈门的照舊暫住候　旨安揷方敢代為(上)回疏題請至
於投誠有功　皇恩浩蕩自当不論爵賞撫綏得宜面諭楊

来嘉明悉令其回去海工説明訂以次月初旬赴省回話臣等一面申飭嚴防一面整束兵馬俟有的期而来登岸毋論一旅或全島或陸續隨到隨収次第安揷謹將近日情形会同密題若夫海工人情叵測或變幻多端或觀望未決臣等所不及料者但臣有聞必告盡臣誼之所當然

六月經令礼官鄭斌吳慎賫印諭過金門與泰且傳命曰先主新闢台灣甫一載即遭凶变今雖底定無人調度為憂意決東行諸島地方煩伯總制泰喜受印厚待斌然終未敢過廈稱謝弟鳴駿不知其兄恍細固請曰骨肉至親土地重寄何用如此遲疑而貽

笑於人泰稍回意又報四月初四日經頭程載黃安楊祥列国軒
芽眷口過台鳴駿力勸其行初六日泰往厦门見経〻待之如常
語及成功两相慟哭礼意倍厚且囑其南北固守泰遂無疑焉初
七日経置酒邀泰議事伏甲兵於内半席経擲杯於地喝左右擒
泰〻言何罪経出其兵黃昭書泰無可答経令将泰縊死即遣周
全斌督大熕船随之鳴駿聞变即令楊来嘉楊富率所部向馬得
功投降功會鳴駿于船厰大誇奨駿坐駕不去口駿會其意曰若
不棄其鄙陋奉讓如何得功謝之将自己坐駕船兵鳴駿換得功
遂坐其船往同安港迴視提調鄭経田鳴駿率其文武投誠一時

乏人忽内地偵報（内地）時已迁作故曰　紅毛入福州港投靖藩總督顏為
先鋒引攻兩島然後代征台灣各港業整船隻不日興師合擊經
集洪旭周全斌黃廷王秀奇等商議退敵之策全斌曰紅毛在台
當時先藩施德不殺放彼歸國今投耿藩借兵報仇亦是傷弓之
鳥斌願領熕船破之旭曰当此勁敵非斌不可經令全斌督諸鎮
分禦斌曰未可当差人入内地探各路分配船隻帶兵者何人然
後設計禦之經從斌請隨差人入漳泉打聽不數日偵者回報紅
毛業已出福州港提督自坐一号大坐駕尾樓後寫澄清海宇四
大金字鄭鳴駿坐一号大熕船尾楼後寫雄鎮金湯四大金字楊

来嘉坐二号大鳥船尾楼後嗎寧海二大金字楊富坐一号大鳥
船尾楼後嗎海晏河清四大金字其餘各鎮營悉分配船隻即出
泉州港漳州海澄之船係總督同黃梧施琅統出經問全斌洪旭
曰如此各港齊出当分兵禦之全斌曰海澄之師必未敢前泉州
是会夾板合棕(艅)而来其勢雄鋭若破了泉州師海澄各港自退斌
顧熕(領)船二十隻分配各鎮敵夾板會泉州之師經令正兵鎮陳昇
守高崎陸路又令黃廷帶船二十隻泊南山邊禦海澄之海门林
順領船十隻在高崎一帶遊颸接應楊祥領船十隻在遼羅一帶
接應旭曰昔先主破達素悉空廈门背城一戰今亦当効先主遺

法經從之以陳永華馮錫范二人保護董夫人并諸宗室鄉紳暨提鎮兵民眷口悉於浯嶼灣泊經與旭王秀奇等率舟師在大担烈嶼觀敵接應十月十九日相遇於金门烏沙港全斌以紅毛船大必往深港督其船師由邊而進互相攻擊忽楊富諸船至斌首先沖艐内富與戰火炕斌喝曰楊富叛賊今日是汝死日逼之富衆傷死殆盡情急從船後板肚帶下水（肚帶即船下勒肚）馬得功見楊富船被奪隨轉艐來援斌望其尾樓後寫是雄鎮金湯四字發令曰前面一船乃是鄭闲的当為吾擒之（闲駿乳名全斌曾受駿毀心恨之今既对敌欲报宿怨故发令圍攻不知駿船被得功換坐是以遭乱）揮船合攻得功四面受敵火礶藥矢咸尽兵士

死傷僅存二三度不免遭受辱遂投海死

第四十六回

鄭經乘敗回東都　　寧泰大捷并諸島

全斌過船問降卒方知是馬得功嘆曰何报者恨也吾欲擒獐乃
中一虎是此賊之未該死也遂反船趕㒶夾板攻打守高崎將陳
昇遣人密欵於黃梧施琅〻梧許之整舟以待琅謂梧曰潮落矣
可督諸船出梧曰然琅將船八隻先行梧继其後黃廷見琅船出

鷄嶼亦起椗浮帆（船）奔斗頭燂迎敵矢石如雨烟焰蔽天奈風與水
不順即退琅滑勝率其衆奪廈門飛報李率泰大隊接應徐而守
高崎陳昇亦至林順正在高崎一帶禦敵同安各港船忽快哨飛
報黄廷敗陣陳昇投誠廈門失守無心戀戰出與全斌合艅經見
黄廷船失勢坐適欲令王秀奇督燂船往救而水正退風又逆旭
曰且浮椗看水轉必有風可進兵未幾快哨報高崎陳昇投誠廈
门已失秀奇曰如此即有風潮亦徒費其勞且暫退銅山再作商
量旭亦劝經下銅山經湛二人議遂率船下銅山而陳永華馮錫
范保護董夫人暨諸宗親鄉紳兵民眷口亦到独全斌一旅敵住

住夾板泉州同安諸師至日將暮二十船無一失者知廈门失守
全軍潰容退泊浯嶼林順寄灣鎮海金门亦破夾板共諸船集廈
门港率泰方知馬得功陣亡大慟哭紅毛登岸凡庵观寺庙神佛
諸像俱被損壞以為鬼也惟有達摩存之
評曰莫説人民遭难豈知神佛亦遭天意必定如是地理故
致播迁
二十六日黄梧劝李率泰乘得勝令夾板為前導引大隊攻銅山則
鄭经可擒率泰曰金廈虽破奈昨日之役提督新丧彼師無傷況
窮寇勿追〻之則逸台湾諒彼此時人心風鶴可差人到銅山宣

布　朝廷德意招撫四処招降以散其党羽倘能受撫亦免士卒
劳苦如再玩抗移師未遅將所有夹板船隻尽停厦门令黄梧共
琅差人往鎮海銅山招降再說鄭经知全斌擒滑功船又無失遺
鄭斌賫良牌幣帛往浯嶼犒賞大加褒奨令其暫守浯州嶼相机
恢復厦门耿継茂李率泰差官咸至傳宣　朝廷德意招撫又差
通忠振伯洪旭若生擒鄭經許請封為同安侯鎮守泉州如海澄
公式旭笑而却之經仍执高麗事例若欲削髮登岸雖死不允送
其差返
康熙三年甲辰 永曆十八年　正月援剿右鎮林順原與施琅善琅

差徐媽持書招之順統金鎮從鎮海投誠二月忽報守南澳護衛
左鎮杜輝勾通潮州鎮海將軍王国光從揭陽投誠洪旭見日報
諸將叛去謂經曰今廈新破人心不一銅山必难保守況王院差
官僕〻往来招撫寔窺探以散人心今各鎮紛〻離叛報無寧晷
当速過台湾速令収拾撥船護送若不願相從者听之時有寧靖
王瀘溪王魯王世子巴東王諸宗室并仝鄉紳王忠孝辜朝荐沈
佺期郭貞一盧若騰李暮春扁舟從行惟徐孚遠駕船歸華亭馮
澄世船至東椗外僕利其財謀船衆廹澄世赴水死入泉州投誠
甲寅之变鄭經入據在泉州其僕尚在被錫范親剖心肝奠澄世

三月初二日盧若騰至澎湖有微恙不二日死遺命題其墓曰自
許先生
有詩吊之曰世外孤崕托老身從來自許漢朝臣十年死後
非無意三代完名信有真避地寧為浮海計絕周不作採薇
人殘黎在〻同声哭想像间時旧角巾
經馳令周全斌黄廷二人斷後經仝洪旭楊祥等初六夜放洋初
七午到澎湖闻鄉紳盧若騰死親往哭奠遂與洪旭踏勘諸島旭
曰澎湖乃台湾门户上至浙江遼東日本下通西廣交趾暹羅必
由之路当設重鎮〻守不可苟且倘被占拠則台湾难以措手足

經然其議就媽姐宮設立營壘左右峙中置烟墩炮台令薛進忠戴捷林陞守之以四閏月更代初十日經率大隊過台灣全斌接經諭令黄廷斷後思與廷有宿怨恐過台為其所族遂遣心腹將沈吉送其子周智入以率泰為質泰與請封伯爵吉復命斌統衆從漳浦鎮海衛投誠（吉字世貞詔安人從征雲貴功官封河南參將）黄廷在銅山接黄梧差陳克發賫書虞台灣新闢荒陬水土不服亦於是日從漳浦雲霄投誠耿繼茂李率泰合疏請題封周全斌承恩伯黄廷慕恩伯率泰知鄭經已過台灣即移師到銅山馳令各島暨沿邊百姓盡趕入内地邊山開溝二丈餘闊為界溝又溝内築墻厚四尺餘名為界

墙逢溪河用大木椿栅五里相連於高埠处置炮台〻外二烟墩二三十里設一大營盤將千把駐防其间日則瞭望夜則伏路如逢有警左右各相應營將千把総率衆合圍攻擊五省沿邊如是時守界弁兵最有威權贿之者縱出入不問有睚眦者拖出界墙殺之官不問民御寃一時人民失業號哭之声滿道鄉井離異顛沛之慘非常背夫失子弃父離妻老稚填堆于溝洫骸骨白于荒野

有詩為証

其一云宫空野鶴呼羣立门蹋城狐引子蹲墜鈿莫思悲婦女路隅何処泣王孫

其二云盜殘兵燹頻相連一旦徙移意外傳鳥雀啄場農事少麥
苗生土主人邊

其三云屋殘鬼亦無家哭烟冷鴉應忍飢過計却当年筹画者書
生無淚代悲歌

附紀当時為書迁移本者泉之張雲章也不兩月而両目遂瞑